

李家庄的变迁

赵树理著

李家庄的变迁

赵树理 著



I.247.5
93.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4 字数85,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3\frac{7}{8}$ 插页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3)1.11元

出版說明

这是一部描写抗战期間山西农村的变迁情况的作品。一方面，它反映了农民在封建統治、地主恶霸的压迫下逐漸觉醒，团結起来，同土豪劣紳展开了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另一方面，它把一直騎在人民头上，伪装抗战，实际上却千方百計“反共”，同国民党蔣匪軍爭霸天下，互相攻打，在“反共”上又同蔣介石匪帮互相勾結的閻匪錫山；不断进行騷扰的日本軍隊；仗势欺人，霸占民产，逼得人民傾家蕩产，四处流浪的大地主恶霸李如珍及其狗腿們的丑恶嘴脸和反动透頂的灵魂也暴露无遺。

作品通过鉄鎖、冷元、白狗、二妞等人物形象，他們那种敢說敢干、日夜盼望解放、临危不惧、一心想打倒祸害人民的反动分子的思想行动，描写出抗战时期人民的坚决斗争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場，同时也歌頌了人民的勇敢和机智。

作品的文字朴实、洗炼，毫无雕琢堆砌的詞藻，风格独特、新穎、大众化。書中沒有枯燥乏味的叙述，通过人物的言語行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显得又生动又自然。

本書原由我社于1952年11月出版，現据原版本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原来也有名字，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谁也不提他的名字；又因为他的地位低，谁也不加什么称呼，不论白鬍老汉，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分差——是村警也是庙管。

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分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分烙饼。

一天，老宋正做早饭，听见庙门响了一声，接着就听见那口钟当当地响起来。隔着竹帘子看，打钟的是本村的教书先生春喜。

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东家的本家侄儿。前几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这会春喜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又在中学毕过业，又在本村教小学，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把他亲眼看着长大了的年轻后生硬叫

成“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一时虽想不起該叫他什么，可是也急忙迎出来，等他打罢了鐘，向他招呼道：“屋里坐吧！你跟誰有什么事了？”

春喜对他这招待好象沒有看見，一声不哼走进屋里向他下令道：“你去报告村长，就說鉄鎖把我的桑树砍了，看几时給我說！”老宋去了。等了一会，老宋回来說：“村长还没有起来。村长說今天晌午开会。”春喜說：“好！”說了站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飯做成，盛在一个串門大碗^①里，端在手里，走出庙来，回手鎖住庙門，去通知各項办公人員和事主。他一边吃飯一边找人，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后走到福順昌雜貨鋪，通知了掌櫃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面回庙里去。这二十斤面，是准备开会时候做烙餅用的。从前沒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說的时候不論是社首、原被事主、証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餅，赶到說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攤四成，沒理的攤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閻錫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訟会，不論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規添上新規，在說理方面，只是烙餅增加了几分——除社首、事主、証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閭邻长、調解員等每人一分。

到了晌午，餅也烙成了，人都都来了，有个社首叫小毛的，先給大家派烙餅——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照例是两分，其余凡是頂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分，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过也有不同，象老宋，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分。小毛自己虽是

① 串門大碗，即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

一分，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雞蛋炒过的，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还得余三两分，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該吃空分子的人。

吃过了餅，桌子并起来了，村长坐在正位上，調解員是福順昌掌柜王安福，靠着村长坐下，其余的人也都依次坐下。小毛說：“开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說！”

春喜說：“好，我就先說！”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两只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捋，把脊梁骨挺得直蹶蹶地說道：“张鉄鎖的南墙外有我一个破茅厠……”

鉄鎖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干什么？一点規矩也不懂！問你时候你再說！”回头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說吧！”

春喜接着道：“茅厠旁边有棵小桑树，每年的桑叶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一出来芽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家里去这桑树下摘叶，张鉄鎖女人說是偷他們的桑叶，硬拦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学回去碰上，說了她几句，她才算丢开手，本来我想去找张鉄鎖，叫他管教他女人，后来一想，些小事走开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計較，因此也沒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桑树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鉄鎖。一进門我說：‘鉄鎖！誰把茅厠边那小桑树砍了？’他老婆說：‘我！’我說：‘你为什么砍我的桑树？’她說：‘你的？你去打听打听是誰的！’我想我的东西还要去打听別人？因此我就打了鐘，来請大家給我問問他。我說完了，叫他說吧！看他指什么砍树。”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鉄鎖：“张鉄鎖！你說吧！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

鉄鎖道：“怎么你也說是他的树？”

李如珍道：“我还没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啦是不是？你們这些外路人实在沒有規矩！来了两三輩了还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訓鉄鎖道：“你說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頂嘴？”

鉄鎖道：“对对对，我說我的理：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过长在我的茅厠墙边，总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輪不到我摘叶子，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简单些！不要拉那么远！”

鉄鎖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頂起来了！你是來說理来了呀，是来頂村长来了？”

鉄鎖道：“你們为什么不叫我說話？”

福順昌掌柜王安福道：“算了算了！怨咱們說不了事情。我看双方的爭执在这里，就是这茅厠究竟該屬誰。我看这样子吧：耀唐！你說这茅厠是你的，你有什么憑据？”

春喜道：“我那是祖业，还有什么憑据？”

王安福又向鉄鎖道：“鉄鎖你啦？你有什么憑据？”

鉄鎖道：“連院子帶茅厠，都是他爷爷手卖給我爷爷的，我有契紙。”說着从怀里取出契紙来遞給王安福。

大家都围攏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个茅厠呀，是两个茅厠！”

鉄鎖道：“那上边自然是一个！俺如今用的那个，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憑你的嘴硬啦！你記得記不得？”

鉄鎖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現在才二十岁，自然記不得。可是村里上年紀的人多啦！咱們請出几位来打听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啦？还用請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記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記事，那里就是两个茅廁！”

鐵鎖道：“小毛叔！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照你說是大家打伙訛你啦，是不是？”

鐵鎖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心里有点慌，只得說道：“那我也不敢那么說！”

窗外有个女人搶着叫道：“为什么不敢說？就是打伙訛人啦！”只見鐵鎖的老婆二妞当当当跑进来，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指画着，大声說道：“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四十多的記得就是两个茅廁，难道村里再沒有上年紀的人，就丟下你們两个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这样无法无天的东西！滾出去！老宋！攆出她！”

二妞道：“攆我呀？賊是我捉的，树也是我砍的，为什么不叫我說話？”

李如珍道：“叫你来沒有？”

二妞道：“你們为什么不叫我？那有这說理不叫正头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場，叫你做什么？走吧走吧！”說着就往外推她。

二妞把小毛的手一拨道：“不行！不是憑你的力气大啦！賊是我捉的，树是我砍的！誰杀人誰償命！該犯什么罪我都領，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听話的人越挤越多，都暗暗点头，还有些人交头接耳說：“二妞說話把得住理！”

正議論間，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有二十多歲年紀，披着一頭短髮，穿了件青緞夾馬褂，手里提了根藤條手杖。人們一見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樣，不約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氣，給他讓開了一條路。這人叫小喜，官名叫繼唐，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當年也是中學畢業，後來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鄰近的光棍們來往，當人販、賣寡婦、販金丹、挑詞訟……無所不為，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因為三爺是閻錫山的秘書長的堂弟，小喜抱上這條粗腿，更是威風凜凜，無人不怕。他一進去，正碰着二妞說話，便對二妞發話道：“什麼東西唧唧喳喳的！”

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着笑臉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罵，就頂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麼人？誰請的你？……”

二妞話沒落音，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滾你媽的遠遠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毛攔道：“繼唐！不要跟她一般計較！”又向二妞道：“你還不快走？”

二妞並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膛向小喜道：“你殺了我吧！”

小喜輪轉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兩棍道：“殺了你又有什麼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來。

窗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跑進去把二妞拉出來了。二妞仍不服軟，仍回頭向里边道：“只有你們活的了！外來戶還有命啦？”別的人低聲勸道：“少說上句吧！這時候還說什麼理？你還占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長在里边發話道：“閑人一概出去！都在外邊亂什麼？”

小毛揭起帘子道：“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嗎？‘公所重地，閑人免進。’你們亂什麼？出去！”

窗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二妞走出去。

小毛見眾人退出，趕緊回頭招呼小喜：“歇歇，繼唐！老宋！餅還熱不熱了？”

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放在火邊來，還不很冷！”說着很小心地放在小喜跟前。

小喜也不謙讓，抓起餅子吃着，連吃帶說：“我才從三爺那里回來。三爺托我給他買一張好條兒，不知道村里有沒有？”

小毛道：“回頭打听一下看吧，也許有！”

李如珍道：“三爺那里很忙嗎？”

“忙，”小喜嘴里嚼着餅子，連連點頭說，“事情實在多！三爺也是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行！凡是县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里去了。”老宋又端着湯來，小喜接過來喝了兩口，忽然看見鐵鎖，就放下碗向鐵鎖道：“鐵鎖！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象个什么樣子？唧唧喳喳，一点也不識羞！就不怕別人笑話？”

鐵鎖想：“打了我老婆，還要來教訓我，這成什么世界？”可是勢頭不對，說不得理，也只好不作聲。

停了一會，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福順昌掌櫃王安福向大家提道：“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小喜站起來道：“你們說吧！我也摸不着，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兒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盤里的餅一卷，捏在手里道：“好，我就拿上！”說罷，拿着餅子，提起他的藤条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鐵鎖！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能找下証人不能？”

鐵鎖道：“怎么不能？你怕俺邻家陈修福老汉記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行！一来他跟你都是林县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爷爷，是你的老丈爷，那还不是只替你說話？”

鐵鎖道：“咱就不找他！找楊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那也有亲戚关系。”

鐵鎖道：“这你难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随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岁了，跟我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吧？”

小毛拦道：“老宋他是个穷看庙的，他知道什么？你叫他說說他敢当証人不敢？老宋！你知道不知道？”

老宋自然記得，可是他若說句公道話，这个庙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开：“咱从小是个穷人，一天只顧弄着吃，什么閑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憑契！契上写一个不能要人家两个，还要找什么証人？村里老年人虽然多，人家誰也不是給你管家务的！”

小毛道：“是这样吧！我看咱們还是背場談談吧！这样子結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散开来交換意見。小毛跟村长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会手碼，王安福也跟閭邻长們談了一談事情的眞象。后来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这样吧！他們的意思，叫鐵鎖包賠出这么个錢来！”說着把袖口对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么样？”

王安福悄悄道：“說眞理，他們卖給人家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眞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該記得！”

小毛道：“那不論記得不記得，那樣頂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长、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賠几个錢。还有小喜，不說鉄鎖，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沒有答話，只是搖頭。閭邻长們也不敢作什么主張，都是看看王安福，看看村长，看看小毛，直到天黑也沒說个結果，就都回家吃飯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福順昌掌柜王安福說是病了，沒有去。其余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大家在庙里悶了一会，村长下了断語：茅廁是春喜的，鉄鎖砍了桑树包出二百块現洋来，吃烙餅和开会的費用都由鉄鎖担任，叫鉄鎖討保出庙。

二

陈修福老汉当保人，保証鉄鎖一月以后还錢，才算放鉄鎖出了庙。鉄鎖气得抬不起头来，修福老汉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回，一头睡在床上放声大哭，二妞問他，他也說不出話来，修福老汉也劝不住。一会，邻家們也都听見了，都跑来問詢，鉄鎖仍哭得說不出話来，修福老汉才把公所处理的結果一件件告訴大家說：“茅廁說成人家的了，还叫包人家二百块錢，再担任开会的花費。”鉄鎖听老汉又提起来，哭得更喘不过气来，邻家們人人搖頭，二妞听了道：“他們說得倒体面！”咕咚一声把孩子放在鉄鎖跟前道：“給你孩子，这事你不用管！錢給他出不成！茅廁也給他丢不成！事情是我闖的，就是他，就是我！滾到那里算那里，反正是不得好活！”一边說，一边跳下床就往外跑，邻家們七八个人才算把她拖住。小孩在炕上直着嗓子号，修福老汉赶紧

抱起来。

大家分头解劝，劝的二妞暂息了怒，铁锁也止住了哭。杨三奎向修福老汉道：“太欺人！不只你们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那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实在没法！”

内中有个叫冷元的小伙子跳起来叫道：“铁锁！到那个崖头路边等住他，你不敢一镢头把他搞下沟里？”

杨三奎道：“你们年轻人真不识火色^①！人家正在气头上啦，说那些冒失话抵什么事？”说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轻人指着冷元笑道：“冷家伙，冷家伙！”

闷了一小会，修福老汉道：“我看可以上告他！就是到县里把官司打输了，也要比这样子了场合算。”

杨三奎道：“那倒可以！到县里他总不能只说一面理，至少也要问一问证人。”

冷元道：“这事真气死人！可惜我年纪小记不得，要不我情愿给你当证人！”

杨三奎道：“你年纪小，有大的！”有几个三四十岁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说：“铁锁他爹打茅厕这才几天呀？三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记得！”“你状上写谁算谁，谁也可以给你证明。”“多写上几个！那怕咱都去啦！”

二妞向铁锁道：“胖孩爹！咱就到县里再跟他滚一场！任凭把家当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们爷们！”又向修福老汉道：“爷爷！你不是常说咱们来的时候都是一筐一担来的吗？败兴到底咱也不过一筐一担担着走，还落个够大！怕什么？”

① 不识火色，即不识时机的意思。

正說話間，二妞的十来岁的小弟弟白狗，跑进来叫道：“姐姐！媽来了！”二妞正起来去接，她媽已經进来了。她媽悄悄道：“你們正說什麼？”冷元搶着大喊道：“說告状！”二妞她媽摆手道：“人家春喜媳妇在窗外听啦！”大家都向窗上看。二妞道：“听她听罢，她能堵住我告状？”

大家听说有人听，也就不多說了，都向二妞她媽說：“你好好劝劝她吧。”說着也就慢慢散去。

李如珍叔侄們回去，另是一番气象：春喜、小喜、小毛，都集中在李如珍的大院里，把黑漆大門关起来庆祝胜利。晌午吃过烙餅，肚子都很不餓，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备飯，只破費了十块現洋买了一排金丹棒子^①作为礼物。

李如珍的太谷烟灯和宜兴磁烟斗，除了小毛打发他过了癮以后可以吸口烟灰，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因此春喜也把他自己的烟家伙拿来。李如珍住的屋子分为里外間，里間的一盞灯下，是小毛給李如珍打泡，外間的一盞灯下，睡的是春喜和小喜弟兄两个。里間不熱鬧，因为李如珍覺着小毛只配烧烟，小毛也不敢把自己身分估得过高，也还有些拘束，因此就談不起話来。小毛把金丹棒子往斗上粘一个，李如珍吸一个，一連吸了七八个以后，小毛把斗里烟灰挖出，重新再往上粘。又吸了七八个，小毛又把灰挖出来，把两次的灰合并起来烧着，李如珍便睡着了。等到小毛打好了泡，上在斗上，把烟枪杆向他口边一靠，他才如梦初醒，衔住枪杆吸起来。

外間的一盞灯下虽然也只有小喜和春喜两个人，可是比里間熱鬧得多，他們談話的材料很多：起先談的是三爷怎样鬧气，

① 一排金丹棒子有五十个。

怎样厉害；后来又談到誰家閨女漂亮，那个媳妇可以；最后才談到本天的胜利。他們談起二妞，春喜說：“你今天那几棍打得真得劲！我正想不出办法来对付她，你一进去就把事情解决了。”小喜道：“什么病要吃什么藥！咱們連个草灰媳妇也斗不了，以后还怎么往前闖啦？老哥！你真干不了！我看你也只能教一輩子書。”春喜道：“虽說是个草灰媳妇，倒是个有本領的。很精干！……”小喜搖頭道：“噓……我說你怎么应付不了她，原来是你看到眼里了呀？”說着用烟签指着春喜鼻子道：“叫老嫂听見怕不得跪半夜啦？沒出息沒出息！沒有見過东西！一个小母草灰就把你迷住了！”春喜急得要分辯，也找不着一句适当的話。小喜把头挺在枕头后边哈哈大笑起来，春喜沒法，也只好跟着他笑成一团。就在这时，李如珍在里間喊道：“悄悄！听听是誰打門啦？”他两个人听說，都停住了笑，果然又听得門环拍拍地連响了几声。

小毛跑出院里問道：“誰？”外边一个女人声音答道：“我！开开吧！”小喜听出是春喜媳妇的声音，又笑向春喜道：“真是老嫂找来了！”小毛开了門，春喜媳妇进来了。春喜問：“什么事？”春喜媳妇低声道：“你去听听人家二妞在家說什么啦？”一提二妞，小喜又指着春喜大笑起来，春喜也跟着笑。春喜媳妇摸不着头脑，忙問：“笑什么？”小喜道：“这里有个謎兒，你且不用問。你先說說你听見二妞說什么来？”春喜媳妇坐在小喜背后，两肘按着小喜的腰，面对着春喜，把冷元怎样說冒失話，二妞怎样說要破全部家当到县里告状，詳詳細細談了一遍。春喜还未答話，小喜用手一推道：“回去吧回去吧！沒有事！她告到县里咬得了誰半截？到崖头上等，問問他那个是有种的？”春喜也叫他媳妇回去，媳妇走了。小毛又去把大門关住，小喜仍然吹他的大話。

李如珍在里間拉长了声音輕輕叫道：“喜——！来——！”小喜进去了。小毛一見小喜，赶紧起来讓开鋪子叫他躺，自己坐到床边一个凳子上，听他們談什么事。李如珍看了小毛一眼，随手拈起三四个金丹棒子遞給他道：“你且到外边躺一会。”小毛見人家不叫他听，也只好接住棒子往外間来吸。

小毛吸了第一遍，正烧着灰，小喜就出来了。他一見小喜出来，自然又不得起来再讓小喜躺下。小喜向春喜道：“老哥！叔叔說那东西真要想去告状还不能不理。”小毛站在一边接話道：“那咱也得想个办法呀！”小喜見小毛还在旁边，后悔自己不該說了句軟話，就赶紧摆足架子答道：“那自然有办法！”春喜道：“扯淡！一个小土包子，到县里有他的便宜呀？”小喜看了小毛一眼道：“你还到里边去吧！”小毛又只得拿上他的金丹灰回里間去。小喜等他去后，低声向春喜道：“自然不是怕官司上吃了他的亏！叔叔說不可叫他开这个端。不論他告得准告不准，旁人說起来，一个林县草灰告过咱一状，那总是一件丢脸的事。”春喜道：“那咱也不能托人去留他呀？”小喜道：“什么东西？还值得跟他那样客气？想个法叫他告不成就完了！”春喜道：“想个什么法？”小喜道：“不怕！有三爷！明天一早我就找三爷去。”

这天晚上，也不知他們吸到什么时候才散。

第二天早上小喜去找三爷去；鉄鎖忙着借錢准备告状。阴历四月庄家人一来很忙，二来手头都沒有錢，鉄鎖跑来跑去，直跑到晌午，东一块，西五毛，好容易才湊了四五块錢。二妞在家也忙着磨面蒸窝窝，給鉄鎖准备进城的干粮。

晌午，鉄鎖和二妞正在家吃飯，小喜領了一个人进来，拿着繩，把鉄鎖的碗夺了，捆起来。二妞道：“作什么！他又犯下什么